

「传世文选」

古

女

词类纂

(八)

谭国清◎主编

西北出版社

延续中华文明千古名篇

【传世文选】

古

女

词类纂

(八)

谭国清◎主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延续中华文明千古名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文选:古文辞类纂/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80108—707—2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327 号

古文辞类纂(八)

编 著 谭国清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460 千

印 张 40.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707—2

定 价 268.00 元(全九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古文辞类纂五十五

杂记类五	(1)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	(1)
曾子固筠州学记	(4)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	(6)
曾子固襄州宜城县县长渠记	(7)
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9)
曾子固拟岘台记	(11)
曾子固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13)
曾子固学舍记	(14)
曾子固齐州二堂记	(15)
曾子固墨池记	(17)
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18)

古文辞类纂五十六

杂记类六	(23)
------------	------



苏明允木假山记·····	(23)
苏明允张益州画像记·····	(24)
苏子瞻石钟山记·····	(26)
苏子瞻超然台记·····	(27)
苏子瞻游桓山记·····	(29)
苏子瞻韩魏公醉白堂记·····	(30)
苏子瞻灵壁张氏园亭记·····	(31)
苏子由武昌九曲亭记·····	(33)
苏子由东轩记·····	(34)

古文辞类纂五十七

杂记类七·····	(36)
王介甫慈溪县学记·····	(36)
王介甫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38)
王介甫游褒禅山记·····	(39)
王介甫芝阁记·····	(40)
王介甫伤仲永·····	(41)
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记·····	(42)

古文辞类纂五十八

杂记类八·····	(43)
归熙甫项脊轩记·····	(43)
归熙甫思子亭记·····	(45)



归熙甫见村楼记·····	(47)
归熙甫野鹤轩壁记·····	(48)
归熙甫畏垒亭记·····	(49)
归熙甫吴山图记·····	(50)
归熙甫长兴县令题名记·····	(51)
归熙甫遂初堂记·····	(52)
刘才甫浮山记·····	(53)
刘才甫窆祠记·····	(58)
刘才甫游凌云图记·····	(60)

古文辞类纂五十九

箴铭类·····	(61)
扬子云州箴十二首·····	(61)
扬子云酒箴·····	(65)
崔子玉座右铭·····	(66)
张孟阳剑阁铭·····	(66)
韩退之五箴·····	(67)
李习之行已箴·····	(69)
张子西铭·····	(69)
苏子瞻徐州莲花漏铭·····	(70)
苏子瞻九成台铭·····	(71)



古文辞类纂六十

- 颂赞类····· (72)
- 扬子云赵充国颂····· (72)
- 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 (73)
- 韩退之子产不毁乡校颂····· (77)
-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 (78)
- 苏子瞻韩干画马赞····· (79)
- 苏子瞻文与可飞白赞····· (80)

古文辞类纂六十一

- 辞赋类一····· (81)
- 淳于髡说齐威王····· (81)
- 屈原离骚····· (82)
- 屈原九章····· (88)

古文辞类纂六十二

- 辞赋类二····· (98)
- 屈原远游····· (98)
- 屈原卜居····· (101)
- 屈原渔父····· (102)



古文辞类纂六十三

辞赋类三	(103)
宋玉九辩	(103)
宋玉招魂	(107)
宋玉风赋	(110)
宋玉高唐赋	(111)
宋玉神女赋	(114)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116)
宋玉对楚王问	(117)
景差大招	(118)
楚人以弋说楚王	(120)
庄辛说襄王	(122)

古文辞类纂六十四

辞赋类四	(124)
贾生惜誓	(124)
贾生鹏鸟赋	(125)
枚叔七发八首	(127)
汉武帝秋风辞	(132)
汉武帝瓠子歌	(132)
淮南小山招隐士	(133)
东方曼倩答客难	(133)



古文辞类纂五十五

杂记类五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

GU WEN CI LEI ZHUAN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社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



其在堂户之上，面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人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元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废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羨，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



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其在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富室教肄之所，以致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隶，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学记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正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狙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缙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先后，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夺。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得不笃于自修。至于渐摩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蓓。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富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息之庐。至于庖湍库廩，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予余。

余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官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余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

汉元兴以后，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厉，志虽不就，而忠有余，故及其既歿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余年闻，擅强大，觐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

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举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盖忘已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孺子尝谓郭林宗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乃所



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耨，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图记，章水北迳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茆为堂，图孺子像，祀以中牢，率州之宾属拜焉。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视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其后曰夷水，《水



经》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酈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塌，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竭，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

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酈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

夫水莫大于四渎，而河盖数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又王莽时而绝。况于众流之细，其通塞岂得而常？而后世欲行水灌田者往往务躐古人之遗迹，不



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

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环唐公，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竭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独长渠之利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熙宁六年，余为襄州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诹余以考其约东之废举。余至而问焉，民皆以为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上司农。八年，曼叔去开封为汝阴，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尽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八月丁丑记。

GU WEN CI LEI ZUAN

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